

迎着亚丁湾的海风

■黄海涵



午后炽热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这片海的平均深度超过4000米，呈现出迷人的深蓝色，它掀起2米多高的涌浪，用略显“奔放”的方式迎接我们的到来。

2017年12月23日，第28批护航编队（盐城舰、潍坊舰、太湖舰）历时21天，航程6800余海里，跨越5个时区，顺利抵达亚丁湾东部海域。我作为翻译，随潍坊舰执行护航任务。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851号决议，2008年12月26日，中国海军第一批护航编队从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9年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累计为60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确保了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的“两个百分之百安全”。

在这片中国海军奋战了9年的“战场”，护航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编队官兵对任务的期待憧憬，此刻化作一股强大而坚定的力量，从每个人的眼睛中流露出来。

透过舷窗望出去，没有陆地，没有船舶，没有飞鸟，只有海水、蓝天和远处的地平线。初次来到亚丁湾的我们，很难将眼前的这幅景象与危机四伏、波诡云谲的海盗劫持事件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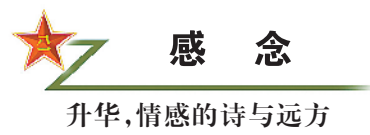
“方位×××，距离××海里，发现目标！”编队距离会合点还有十余海里，导航雷达兵的报告声突然响起。

这么早？舰长抓起望远镜，朝着该方向眺望。原来，第27批护航编队的舰艇没有在会合点等候，而是专门向东前出迎接我们。

第27批护航编队顺利完成多批护航任务，直到编队会合时，岳阳舰仍在执行护航任务，前来迎接我们的是海口舰和青海湖舰。两艘军舰舰艏整齐朝向东方，一前一后向我们机动。

读懂蒲公英

■倪雅玲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学校是全军绿化先进单位，一年四季，院子里花草葱翠，疏影暗香。碧桃、樱花、紫藤、芙蓉……在园中，在池畔，在路边……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百花次第开，月季是至爱。

上世纪90年代，全校官兵公投，从待选的十几种花卉中，选出月季作为校花。大家如此心照不宣，多半因为：营院偏僻、交通闭塞，大部分官兵处于单身、半单身状态。心中有爱，玫瑰传情，但园中玫瑰春梦惊鸿，转瞬凋零。月季，与玫瑰难分伯仲，泼泼辣辣，春日里与百花簇拥相拥，一并盛开；数九寒天，风雪漫卷，依然凌寒怒放。心中那个“她”，更似月季，柔美花容，阳刚品性。

作为当时在学校工作为数不多的女军人，我曾经调侃几位认真填写选票的男同事在选美，他们笑而不答。虽然我也选择了月季，但我总觉得用月季来类比雄姿英发、豪迈奔放的军人，似乎欠点什么。

时间久了，我发现，官兵们除了喜欢可以进花谱的月季外，还喜欢一种普普通通的野花——蒲公英。

学校是花园式营院，花草树木像队列一样整齐。勤快的花匠们常常检视草坪，影响整齐划一的杂草会被毫不留情地剔除。蒲公英是当地寻常野花，命运自然不会比狗尾巴草、车前草好到哪里去。但是一场小雨过后，蒲公英又会在草丛中探头探脑。

学员们则十分怜惜蒲公英，补种、培土、扫叶、捡枝，很少将它们连根拔起。军校生活节奏紧张，学习训练，沐雨栉风，披星戴月。难得的小憩，学员们会扑倒在草坪上，抹把汗，掐一朵蒲公英英绒球，一口气吹过去，几十个伞全，载着比米粒还小的种子随风飘荡而去。疲累、紧张、憧憬、渴望……似乎也随着蒲公英的种子飘散开去。

学校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办公区、家属院、树荫下、草坪里，甚至军事

不多会儿，5艘中国国产战舰，千余名护航将士，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祖国利益的神圣使命，会合在辽阔的亚丁湾上！

简单的寒暄问候之后，按照惯例，两编队开始联合护航，帮助接班编队尽快熟悉环境、进入情况。不经意间，风浪又增大了，舰艇摇摆着，奔腾的浪头扑上甲板，撞击出朵朵雪白的浪花。

2018年1月20日，该批次护航任务由潍坊舰独立执行。

7时30分，我来到驾驶室。天已大亮，柔和的晨曦洒在前甲板，周围能见度不错，海面风浪不大。

8时03分，潍坊舰与被护商船“旺达”号会合，准备组成编队。突然，导航雷达兵高声报告：“右舷××度，距离×海里，发现可疑小目标高速向商船接近。”

有情况！所有人的神经立刻绷紧！舰长跳下舰长椅，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导航雷达兵旁边，眉头紧锁地盯着屏幕，开始筹划舰艇机动方案。

预指指挥员抓起望远镜，很快发现了正在高速接近的小艇，果断下令：“立刻驱离！”

“转一级反海盗部署！直升机转一等战斗值班！”舰长话音刚落，全体舰员按照部署和预定路线，迅速奔向各自战位。这是一次没有预警的实战。

“全舰舰员备便。特战分队各小组备便，重机枪手做好射击准备。”各部位备便的同时，舰长已经操纵舰艇，将商船与可疑小艇隔离开来。驾驶室中的气氛好似凝固的水滴，只剩下舰长操船的口令声，和各职手复诵口令及报告的声音。

可疑小艇并未因军舰的出击而改变航向，仍持续向我们接近。没过多久，用肉眼就能看到一艘白色小艇正在并不很大的涌浪间起伏，时隐时现。经识别，可疑小艇上载有5人，难以确认其身份。见其没有离开的意思，预指指挥员下令采取下一步措施：“先发射信号弹，再发射爆震弹，进行震慑驱离。”

“红色信号弹两发，准备，发射！”信号兵麻利地为信号枪装弹、瞄准、射击，一气呵成。信号弹高高射入天空，闪耀红色光芒后，落入小艇前部数米处的海中。

障碍训练的铁丝网、独木桥下，低眉抬眼之间，总能看到蒲公英的影子，小黄花、白绒球，摇摇曳曳，袅袅婷婷，伶仃汀汀，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日常生活，蒲公英也被官兵们派上了大用场。

我曾经看见过一位老教授在实验楼下的草坪里找寻什么。“找蒲公英，煮了喝，败火。”声音沙哑，满嘴燎泡。为了项目连续加了个把月的班，没时间去医院——蒲公英清热、解毒。

一位陌生女子在家属院小林林里踏青，剃出了半尺多长、手指粗细的蒲公英主根，一位家属忍无可忍：“你这是让它断子绝孙呀。这样粗细根的蒲公英至少要长两年。摘花、掐叶都行，不能挖根呀。”家属的丈夫调到南方一个基地，茶香四溢，却忘不了校园蒲公英的青涩。隔段时间，一包采自小树林的蒲公英茶就会如约而至——蒲公英解乡愁。

国庆阅兵摄影展，很多人在一幅学员的巨幅特写前驻足。照片上的学员头戴钢盔，抱着枪，灿烂地笑着，细长的眼睛弯成月牙。粗糙黝黑的皮肤、眼角深深的皱纹都让人能立刻联想到阅兵训练的艰辛。令我震撼的是他迷彩钢盔上别着的一朵蒲公英花！尽管看不到他的军种标志，但我依然强烈地预感到这是我们的学员——果然。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有灵犀？

学校南门宽阔的林荫路两侧，矗立着宣传先进人物的灯箱，最醒目的第一块总是留给每年自愿申请到艰苦地区工作的毕业学员。照片上的他们肩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红色绶带，胸佩军功章，目光如炬，自信从容。灯箱下是盛开的蒲公英。清风徐来，蒲公英毛茸茸的种子驾着小伞轻盈地掠过。

谁也不知道蒲公英的种子会飘向何处，但大家知道，只要它们落地，无论是在山地、丘陵的石缝，还是在平原、沼泽的泥滩，只要有一把泥土附着，只要有一滴水润泽，它就会发芽、生根、开花、结籽。

士兵读懂了月季，把它珍藏在校园；士兵也读懂了蒲公英，勇敢地走向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小艇上的人员大概看到了这颗信号弹，略微向外转向，但没过几分钟，导航雷达兵报告：“小艇再次转向接近。”

看到小艇如此大胆，大家心中更添了一份紧张的战斗状态。

“爆震弹两发，准备，发射！”“砰——砰——”早已备便的特战队员扣动扳机，两颗爆震弹在小艇上空炸裂。

8时33分，可疑小艇见确无可乘之机，转向驶离。

这是编队担负护航任务以来，第一次直面潜在威胁，战斗警报刚刚拉响时，我的心头还隐隐萦绕着一丝忐忑，看到指挥员的果断决策和全舰稳妥的处置，我悬着的心很快落了下来。是祖国的强盛，让我们能够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平日的刻苦训练，让这支部队能够勇于直面任何挑战。

转眼间，农历春节将至。这是我第一次在距离祖国万里外的亚丁湾过年。

腊月二十八，潍坊舰开始执行护航任务，为两艘商船护航，任务将持续到年三十。

年三十上午，舰上开始春节氛围营造，准备过年。主通道里，有人贴福字，有人写对联。顺着斜梯向上一层，预指指挥员和舰领导的房门统统被“美容”，平日严肃认真的领导们由着年轻人装饰他们的房间，满脸都是宽厚的微笑。

再上一层斜梯，来到驾驶室，这里气氛迥然不同，好似进入一个平行空间，这里不过年。

导航雷达屏幕上，两个光标紧紧跟在潍坊舰侧后方，那是两艘被护商船；荷枪实弹的当更特战队员正在耳桥巡逻，他紧握望远镜，时刻注视着海面上的动静；驾驶室里每个整点都会响起商船报平安的声音，中国籍商船“石龙岭”号担任队长船，这报告用的是普通话。

大年三十的亚丁湾上，潍坊舰时刻保持着昂扬斗志和百鼓警惕，枕戈待旦守护着商船安宁。有了我们的陪伴，祖国商船的船员们也可以安心过大年了。

午后时分，护航编队顺利抵达解护点，“石龙岭”号商船发来新春祝福：“感谢海军护航编队，祝新春愉快，工作顺利，合家欢乐。”



太行新雨（中国画）

汤江云作

长征

第4545期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车子飞驰在新藏线上，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两边景物不住地向后飞去。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没有树，没有水，浑黄一体。

正无聊之际，驾驶员突然伸手指向远处，兴奋地说道：“前面就是康西瓦！”我连忙欠身，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康西瓦，一个一直在心里回响的名字。

读军校时，教员常常讲，在祖国西部边缘，有些地方是注定要承载动人故事的，如神仙湾、红柳滩、甜水海、狮泉河……当时，在我心底印象最深的是康西瓦。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喀喇昆仑山打响，我军前指便设在康西瓦。战争结束后，前指撤离，留下83名烈士的遗体，后人便在这里修筑起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康西瓦烈士陵园。后来因公牺牲的军人也陆续葬在这里，截至如今，共有106位烈士长眠于此。

记得当时教员讲到这些时，声音变得虔诚，眼睛里也隐隐闪着泪花，让我深

受感染又心生向往。回到宿舍，我翻开地图，顺着219国道蜿蜒向南，找到了康西瓦。海拔4700多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并没有守墓人，但地图上仍标以居民点的图例标识。

那一刻，我距离康西瓦的直线距离为1220公里……

毕业后，我奔赴正在外地驻训的部队报到。机缘巧合，报到单位距离康西瓦并不远……这天，上级安排我带车去拉水。得知拉水路途途中会经过康西瓦，我心中十分激动。

顺着驾驶员指引的方向望去，远处的山脚下，灰白的矮墙围了一个方圈，中间矗立着灰黑的纪念碑。在周边灰黄的山体映衬下，它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这就是康西瓦烈士陵园！

“康西瓦是个很神奇的地方，附近的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本色

■宁明

像一颗奋勇冲出枪膛的子弹
燃烧着青春，头也不回
直奔来风贫穷的靶标
因你坚信，只有在最累最苦的地方
才能校正出人生的方向

这颗不改初衷的子弹
钉子一样，坚定地钉在贫穷山区
自我埋没六十四年后
依然不肯丝毫松动
让自己保持着出发时的坚定姿态

在敌人的碉堡面前
一个从不知畏惧、退缩的战士
脱下军装后，毅然选择了
另一座更难攻的脱贫碉堡
你用七十年的意志，练就一副军姿
向着困难匍匐前进，或跃起冲锋

即使失去了一条腿
你八十八岁的身姿，依然挺拔
一个用尽一辈子的力气
为建设国家的人
决不愿成为国家的一份额外负担

如今，虽已九十五岁高龄
你的思想，却依然健步如飞
让脚步紧跟时代，从不肯落下半步
那本被读得封皮发白的书
正是你和追随的政党信仰的宣言

人生的色彩总是五颜六色
而你选择的底色叫作“平凡”
只有心里没有自己的人
才会只装着人民
胸怀也才会像天空一样宽广
脚跟如高山般的路实

你常把当年牺牲的战友当作镜子
时刻检验自己的言行
久而久之，你把自己也擦拭成
一面千干净净的镜子
让后来人在你面前，自觉扬起目光
整理好衣冠，端庄站立，或挺胸行走

答卷

■徐必常

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定力
才能在人海中默默无闻
在卓越的功勋面前
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勇气
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

71年前，您忠诚于民族的解放
忠诚于您的信仰、手中的枪
您冒着枪林弹雨。在您眼中
碉堡是纸糊的，哪经得起信仰与忠诚的猛攻
一个被炸毁，两个被炸毁，接着是三个，四个

当这些纸糊的碉堡灰飞烟灭
最凶猛的敌人也被踩在脚下
那时您风华正茂，家国百废待兴
那时，一个叫来风的地方期盼英雄
您英雄本色，却从不示人

您决意为新中国建设奉献忠诚和汗水
即便奉献眼泪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于是您把功勋埋葬，把往事尘封
您成了建设来风战场上的一名新兵
永远冲锋在前

您对妻儿们严厉
却对来风的父老乡亲百般呵护

忠诚与信仰

写给老英雄张富清的诗

您咬牙忍受身体上的疼痛
奉献成了您的信仰
忠诚成就了您的担当

您退伍不褪色，离休不离志
一辈子都在学习和追求
您在88岁高龄左腿截肢
您毅然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
您作为一名老战士，给后人做出了榜样

您用95岁的本色人生
给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当您像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当您缓缓举起右手，面向军旗敬礼
人们感受到一名老军人不可撼动的尊严

隐藏的光芒

■雷晓宇

一个老兵，用二十四年的时光
写下一部英雄史诗。再用七十年的光阴
写下一本遗忘之书。他忘记了
掀开头皮的子弹，也忘记了潜藏在身体的弹片
他忘记了战争带给他的荣光，如同一条
身披日月星辰的大河，在历史的转折处
隐姓埋名。成为这个时代的潜流
和大地沉郁的脉搏。一条健忘的无名之河
用他的铁骨和战斧，在大地深处，日复一日地
开凿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很多年前，他甚至忘记了生死
在杀机四伏的弹雨中
身先士卒，一次次把死神扼杀在冲锋的路上
如今他老了，对于战而胜之的秘诀，他似乎
也忘记了众多迂回的法则，只记得这三个
血气方刚的字——不怕死
一个老兵，没有战死在沙漠，也没有
回到故乡。而是在辽阔的江山中
领取一片贫瘠之地，重整行装

那些像钉子一样楔入肉体的苦难
和足以与群山并立的功勋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忘却呢
原来是胸中，只够装下一个伟大的国度
原来是眼中，那些深眠于地下的战友
他们永不消逝的脸庞占据了太多的回忆
他因此遗忘了自己

一个老兵，用七十一年写下的遗忘之书
激荡着整个民族的记忆，让世人顿悟、赞叹
继而把泪水和热血汇聚成一条浩荡的江河

我抬头仰望纪念碑。碑高约10米，上面铁画银钩了13个红色繁体大字：保卫祖国边疆的烈士永垂不朽！烈士的坟墓在其后成行成列……终于置身这片仰望已久的精神高地，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种震撼，不需要任何庄重的仪式，也不需要铺陈他们的事迹。当您面对他们时，有种感动就像山对面的喀拉喀什河一样在心中静静流淌。

每一座烈士墓前都立着一块灰色墓碑，刻有烈士姓名、生前单位、生卒年月以及籍贯。绝大多数烈士牺牲时只有20岁左右，硝烟与战火将他们的芳华永远定格，并在祖国的西线坚定地绽放……

正在缅怀之际，身后传来两声汽笛。回头一看：另一支部队长长的车队正缓缓经过，他们也在通过鸣笛的方式告祭烈士在天之灵。顷刻间，千车齐鸣，此起彼伏的汽笛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哪一个军人能抵得住这样的场面？泪水早就模糊了我的双眼，再看烈士时，他们分明就站在那里，背靠喀喇昆仑山，俯视喀拉喀什河，紧握手中钢枪，等待着祖国一声召唤……

一阵强劲的高原风吹来，那风声由远及近，似战马嘶鸣，似利刃出鞘，更似战士们冲锋陷阵的呐喊……

